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常在心头

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常在心头

香港·严沁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京)新登字 172 号

常在心头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2 插页 183 千字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:20001—24600 册

ISBN 7-5059-1725-0/I·1186 定价:6.60 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那是一幢两层楼高的房子，围绕着一个不算太大的花园，附近有几幢类似的房子，也有几幢新建六层楼的大厦，环境非常好。

因为房子建在山顶，平常没有什么人来。所以这里很安静，进进出出、来来往往的都是住在这儿的“新贵”。离这幢房子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花园洋房，有个很高大的铁门，从门外望去，花园里十分整洁，各种各样的花盛开着，旁边还有个小小温室，看得见温室里吊挂着、摆着不少兰花。铁门上方，有两个金色的字“晴园”。

这幢房子，外表虽然很气派豪华，而在它的幽静、它的雅致，却是它的——特色。

“晴园”里住着怎样的主人呢？与世无争、淡泊名利的老人？身体不好的美丽女主人？或是一——

一辆雪白的小跑车停在门前，铁门立刻开启，跑车驶了进去，跑车上坐着一个非常年轻、漂亮的女孩子。

在人人都喜欢“保时捷”的今天，这女孩子竟驾了辆“潘迪”小跑，或者像她的人吧？也是与众不同的。

这女孩子，不是富家女型，也不是文艺小说里不食人间烟火、梦幻型，她不特别冷漠，也不特别热情，她只——很遥远似的。

而且她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傲气。

她的傲气不是言语，不是表情，不是行

不知不觉中散发出来的。

停好车，她大步走进去。

一个身穿白衫黑裤的女佣迎着她进去。

“小姐，回来了。”女佣说。

她正想问母亲在不在家，突然听见楼上传下来的歌声，是好古老、好古老的一首歌——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——常在心头。不必再问，她已确定母亲在家，这是母亲唯一要听的歌，也是母亲唯一的唱片。

她快步上楼，看见母亲坐在卧室的阳台上，那台古老的唱机正放着那首歌。

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母亲回头，大约五十岁的人，眉宇之间似乎有一丝温柔好柔的忧郁。

“你没开车回来？”

“车声那么大也听不见？”容若笑，即使对母亲说话，她的声音也那么淡。“你是全溶进音乐里了。”

歌声就在这时候停了下来，母亲指一指，容若快步过去，拿起唱机。

容若常常想，这是不是香港唯一的古老唱机？大约是四十年代的，要用手摇，每唱一次要换一次唱针的，唱针又那么细，那么转的，这么古老的东西，母亲竟保留了它，为什么？

“陶家的传家宝，是吗？”她开玩笑。

“不是陶家的，是我的。”母亲立时回答。

“不是陶家的？那是什么？”容若问。

亲是陶太太，虽然父亲已经过世，却也没有理由说这房子里的东西不是陶家的。

“妈妈——”她愣愣地。

“是我陪嫁的东西。”母亲吸一口气，转过脸去。

原来如此。

容若小心地把唱机盖子盖好，她知道这是母亲最心爱的，连工人抹灰都不许，必须由母亲亲自动手。

“今天回来得比较早？”母亲移转话题。

“是！有个教授去英国开会，我们自动放假。”容若的口吻很孩子气，神情却不是。

或者她的一切神情都太淡，连孩子气也看不出吧！

“现在的学生真舒服。”母亲靠在安乐椅上。

“你们那时的学生很痛苦？”容若问。

“不是痛苦，只是没有你们这么多自由。”母亲摇头。

“自由？”容若耸耸肩。“我很管束自己的，太多自由对我也是没有用的。”

母亲看女儿一眼，没出声。

“是不是我比较像爸爸？”容若问。

“也许吧！”母亲随口说。

“我对爸爸已没什么印象，”容若坐下来，“只记得他很漂亮、很高大、很神气。”

“是——他已离开我们很久、很久了。”母亲说，还带着一声似真似幻的叹息。

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定很好，母亲一直不肯对父亲用去世两个字，而只用离开。

他们的感情很令人羡慕的，很——天长地久的，是吧！现

代再也难找到这种感情了。

“妈妈，放暑假我们去旅行，好不好？”容若突然说，“美国签证难办，我们可以去欧洲，如何？”

“旅行太累了，我不适合。”母亲连考虑也不考虑。

“什么不适合？你又不是七老八十，”容若摇头，“走一走，看一看各地的风景，我担保你身体更好。”

“我现在身体不好吗？”母亲反问。

“我觉得你心境比年龄老。”容若直视母亲。

“的确是老了嘛！你都这么大了。”母亲笑容若也笑。

“才怪呢！我们每次出去，不是都有人当你是我姊妹？”

“人家故意令我开心的，”母亲说，“你长得完全不像我，又怎能像姊妹呢？你比我漂亮。”

“不，我同学都说你比我漂亮。”容若开心地说，“也许我外型、五官比你好看，但你美在意境。”

“谁说的？人还可以美在意境？”母亲笑。

“怎么不行呢？他们是这么说的。”容若说。

母亲透一口气，站起来从阳台走回来。

“还没有找到你看得上眼的男孩子？”母亲问。

“急什么呢？我才二十一岁。”容若淡淡地。“你都三十岁才生我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——那时身体不好。”母亲说。

“我们现在是流行晚婚，很多女孩子三十岁才结婚，多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日子。”容若说。

“流行是一回事，你眼光太高，找不到男朋友，到了三十岁就迟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那也无所谓，我陪你过一辈子，岂不更好？”她笑。

“傻孩子，你陪得了妈妈一辈子吗？”母亲白她一眼。“女孩子始终要嫁的。”

“那是上一代的思想，”容若不同意地说，“如今女性喜欢独立自主，结婚只是次要的。”

“那是没有爱过的人说的，”母亲肯定地，“爱情来到时，我保证什么条件都会放弃。”

“妈妈，你错了。今天的男士们已与你那年代不同，个个都小家子气又没本事，感情不专一，更现实得可怕，说实在的，我没兴趣。”容若说。

“这是什么话，我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好男孩。”母亲正色地说：“你不能先持有排斥的心理。”

“我不排斥任何人，只是——试想，学历和我一样，能力和我差不多，我有什么理由看上他们？”容若说。

“这儿毕业立刻出国。”母亲说。

“也一样，全世界的男士们没有什么差别，”容若说，“对你施一点小惠，就想得到你灵魂了。”

“说得那么可怕，我不相信。”母亲笑了。

“真的，我没有夸大其词，”容若说，“你太少接触外面的社会，你不知道人心变得多坏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，竟也和你爸爸一样偏激。”母亲叹一口气。“态度平和些，对你有好处的。”

“我承认比较偏激，但事实上，现在的男孩子和你那个时代绝对不同了。”容若想一想。“有时候见小说里描写以前的那种感情，的确羡慕得不得了，如果我能碰到，放心，我全面投降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些了。”母亲笑。

女佣敲门进来。

“小姐，点心预备好了。”

“好，我就下楼。”容若点头。“妈妈，陪我下楼吃一点东西，
嗯？”

“现在吃点心？不用晚餐了？”母亲看表。

“晚上学校有个晚会，”容若说，“我答应倩儿她们一定去的。”

“晚会？跳舞？”母亲意外地。

“我会跳舞吗？”容若站起来。“有一些表演什么的，主要是
联络同学之间的感情。”

“那就快去吃点心，”母亲说，“你自己下去吧！”

容若对母亲笑一笑，转身出去。

当她走到楼梯上时，背后又飘来那首古老的恋歌“常在心
头”，那是一首属于母亲的歌。

或者——有一天她能知道歌曲里的故事？会有这么一天
吗？会吗？

她坐在宽敞的饭厅里吃点心，是鸡汤水饺，女佣站在背后
伺候着。

“四姊，妈妈今天有没有出去？”容若问。

从窗口望去，母亲那辆奔驰四五〇好像很久没动过的样
子。

“没有。夫人总在楼上听歌，”四姊摇头，“就是听那一首
歌。”

“你会不会唱了？”容若笑。

“会哼那首歌啦！”四姊是几十年的老佣人。“那些英文鬼
话，我就不懂了，夫人——怎么总听那首歌呢？”

“或者是爸爸和她的订情之歌？”她猜。

“以前少爷在时，夫人从来不听，”四姊摇头，“少爷去医务所时夫人才听。”

容若的父亲以前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名医，所以他去世后，留给太太、女儿的家产也十分可观，也因此使他们能过人上人的生活。

“真是这样？”容若意外地。

“是真的。”四姊偷偷朝楼上望一眼。“而且——我知道少爷不喜欢这首歌。”

“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容若追问。

“有一次——我听见他们吵架，就是为了这首歌。”四姊悄声说。

“他们——爸爸和妈妈也吵架吗？”容若大吃一惊。在她印象里，父母亲感情好得不得了，父亲甚至不会对母亲大声说话。

“是——别提了，”四姊很害怕的样子，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提起来不好。”

容若点点头，继续吃她的点心。

她相信四姊的话，除了四姊在她家几十年外，四姊还是个十分忠直的人，她真的相信她所说的。

只是——难道父母之间的感情不是她想像中的那么好？母亲那首歌真的另有一个故事？

她——真是渴望知道。

学校的礼堂里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这个晚会虽然不是舞会，却也不像普通的表演会——观众坐在台下，表演

者在台上的那般隔膜。

表演还没开始，椅子已排好在四边，

容若是去接了林倩儿之后一起来的，倩儿也住在半山，接她只是顺路。

容若穿着白色细麻衫裙，她总是穿白色，非常适合她的一种颜色，能配合她很遥远的那种淡。

她们一起步入礼堂，找不到熟同学，就先随意找位子坐下来，反正还有五分钟晚会就开始了。

同学们都穿得很整齐，和平日在教室中所见的大不相同。其实容若已经三年级了，却只认识很少的人，这和她的淡漠有关吧！

有人宣布晚会开始，三五成群的人都找位子坐下。一个男孩子走到容若旁边，低声而礼貌地问：“我能坐下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容若点点头。

即使她笑，依然是淡而远的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，何况她美丽。

她并没有注意旁边的男孩是什么样子，这与她没有什么关系，晚会结束大家分开，以后可能再也碰不到。

她绝对不会在这种场合里去认识男孩子的。

她和倩儿聊几句，又一个连一个地看表演，对同学们的表演如果不期望太高，实在相当好了。

司仪又在报告节目，容若也没怎么留意听，她身边的男孩子站起来，拿着小提琴走了出去。

哦！原来那男孩子还是表演者呢！

他站在当中，相当高，而且也瘦，是那种潇洒的瘦，不是瘦得见骨的那种。

站得远，看不见他的模样，却看得见他的气质很好，非常

他穿了一身黑，黑西装、黑衬衫，很突出的形象。

“他是谁？”容若正在想这问题时，倩儿先开口问了。

容若耸耸肩，她怎么知道呢？

“我们校园里也会有这么出色的人物？”倩儿问。

容若还是没出声，因为那男孩已开始表演。

一听那曲子，容若就呆住了。

那不是——母亲的那首歌？那首古老恋歌“常在心头”吗？
这男孩也奏这曲子？

不容她多想，熟悉的音符像流水般地泻出来；是母亲的那首曲子，那首起码有四十年的古老曲子，这男孩不过二十多岁，他也会这首歌？

容若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这首歌肯定“失传”了，或者不该说失传，但她确不曾在除了她家中之外的任何地方听过。

而这男孩却会演奏，这——是一种巧合？一种带着某种深意的巧合？

她不曾听见那男孩演奏完，只听见掌声，啊——她下意识地跟着拍手，那男孩已鞠躬，从容不迫地朝她走来——不，不是朝她走来，是回到他的位子上。

这下子，容若开始不安起来，她的不安在于——她可不可以问问这首曲子的事？

然而这毕竟是冒昧的，所以她没有开口，直到晚会结束，大家都站起来，预备离开。

“走吧！”倩儿推推她。“今晚节目还算精彩。”

“哎——好，”容若点点头，忍不住朝那男孩望去，意外的是，那男孩也正望着她，她心头一震，立刻说：“我们走。……才走两步，就有声音拉住了她。

“你可知道，无论远近，我都无法看清楚你。”男孩子的声音，是——他吗？

容若和倩儿一起回头，这男孩在说谁？他看不清楚谁？

男孩子的视线始终停留在容若的脸上，带着一抹困惑、一抹深思、一抹探索之色。

“我始终没有看清楚你，”他叹息，“你坐在我旁边，离我这么近，我还是看不清。”

容若愕然地指着自己，是她。

“你的脸——淡得那么遥远，我竟看不清，”他又说，“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奇妙的人。”

这一刹那，容若十分动容，因为他是第一个能欣赏她的人，他说淡而远。

“看人——有时不必用眼睛，”她说得幽默，“用感觉去看可能更真实些。”

“啊——感觉！”他一震，恍然大悟。“你说感觉。”

“是。”容若直视他。是的，他是个漂亮的男孩，非常漂亮，尤其那一身醒目的黑，更能衬托出他与众不同的气质——他和容若都有不同的气质。“有一个问题，你——为什么选那首曲子演奏？”

“因为，它美丽，因为我喜欢。”他立刻又说：“你——为什么问？”

“那是一首起码四十年的古老曲子，我不相信现在还有人记得它。”她说。

“你又怎么知道？”他凝望着她。

“因为它美丽，因为我喜欢。”她笑了。

他似乎被她那淡淡的的笑容所震住了，愣愣地呆望着她出不了声。

“你演奏得很好，再见。”她说。

转身挽着倩儿离开。

“等一等——我是傅以哲，”他叫，“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容若再转头，留下淡淡的嫣然一笑，飘然而去。

“那个傅以哲好像从地底冒出来的，”倩儿还在研究，“我发誓以前没见过他。”

容若只是专心开车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“我看他是故意坐在你旁边的。”倩儿又说。

容若看她一眼，摇摇头。

“倩儿，我发觉你今夜话特别多。”她说。

“是你特别沉默吧？”倩儿笑。“我看那个傅以哲啊，八成是对你有意了。”

“这么简单的事？”容若不以为然。

“今夜你们俩一黑一白相映成趣，又坐在一起，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朝我们这儿望。”倩儿笑。“起先我还以为自己满有吸引力的，原来是会错了意。”

“林倩儿，今夜你简直无可救药。”容若还是那种淡淡的笑容。

她们俩是好朋友，又是中学同学，也不怕玩笑开得过分，因为她们太了解了。

“是我无可救药？或是那位傅先生的对白过于文艺呢？”倩儿大笑。

“随你说吧！”容若不以为意。

“他说看不清楚你哦！你说用感觉去看，天衣无缝的对白嘛！”倩儿继续打趣着。

“不是被你说成黑白双煞吗？”容若风趣地。

倩儿不响，哼了几句歌词。

“他今夜演奏的是什么曲子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呢？”倩儿问。

“我刚才不是问过他了吗？”容若说：“那是四十年前的古老恋歌，叫‘常在心头’。”

“哇！真够浪漫，”倩儿怪叫，“他是为你演奏的，是不是？我担保今晚只有你一个人懂这首歌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容若不置可否。

“还有，我担保明天他就会来找你了。”倩儿说。

“你可以挂牌替人算命了，这么灵！”容若笑。“我可是连傅先生的样子也没看清楚。”

“这不就正好？你看不清他，他看不清你，大家一起来个像雾又像花的恋爱。”倩儿兴高采烈地说：“喂！别傅先生这、傅先生那了，真难受！”

“还恋爱呢！”容若摇头。“我们叫他什么？A君？B君？”

“该是F君，傅嘛！”倩儿大笑。

容若把车驶进倩儿家的大厦停车场。

倩儿下车，在车窗边说：“看来我搭你便车的机会不多了，”她眨眨眼，“F君就快把我赶走了。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我今夜还会兴奋得失眠呢！”容若一笑后将车驶离。

五分钟后，她回到了山顶的家里。

意外的，母亲还没有睡，卧室里传来一阵又一阵的歌声，“常在心头”，到底什么人、什么事常在母亲的心头呢？

容若轻扣母亲卧室门，然后走了进去。

母亲立刻关了唱机，歌声寂然。

“还没有睡？”容若看一眼那古老唱机。

她又想起那个傅以哲，很奇怪地。

“等你，反正也睡不着。”母亲说：“晚会好玩吗？人多不多？”

“很不错，比想像中好。”容若说。

“先送倩儿回去，是吗？”母亲慈祥地望着她。

“当然。”容若考虑一阵。“妈，今晚有件很奇怪的事，有个男同学演奏这首‘常在心头’。”

“是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”母亲反问。

“四十年前的老歌，怎么可能有人记得？”容若说。

“记忆里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但那男同学才二十几岁。”容若摇头。

母亲望着她一阵。

“或许他也像你一样，在家中长辈那儿听过这首歌吧！”她说。

“当年这首歌很流行？”容若问。

“是！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年轻人都会哼这首歌，这是部外国电影的主题曲。”

“那——或者吧！”容若耸耸肩。“不过那是个很特别的男孩子，穿了一身黑。”

“穿一身黑？！”母亲皱眉。

“说的话也很古怪。”容若说：“他就坐在我旁边。”